

大正藏第 01 册 No. 0007

## 大般涅槃经 3 卷

[卷上](#) [卷中](#) [卷下](#)

No. 7 [No. 1(2), Nos. 5, 6]

### 大般涅槃经卷上

东晋平阳沙门释法显译

如是我闻：

一时，佛在毘耶离大林中重阁讲堂，与大比丘众千二百五十人俱。尔时，世尊而与阿难，于晨朝时，着衣持钵，入城乞食，还归所止，食竟洗漱，收摄衣钵，告阿难言：「汝可取我尼师坛来，吾今当往遮波罗支提，入定思惟。」作此言已，即与阿难，俱往彼处。既至彼处，阿难即便敷尼师坛，于是世尊结跏趺坐，寂然思惟。阿难尔时去佛不远，亦于别处，端坐入定。

世尊须臾，从定而觉，告阿难言：「此毘耶离，优陀延支提、瞿昙支提、庵罗支提、多子支提、娑罗支提、遮波罗支提，此等支提，甚可爱乐。阿难！四神足人，尚能住寿满于一劫若减一劫，如来今者有大神力，岂当不能住寿一劫若减一劫？」尔时，世尊既开如是可请之门，以语阿难，阿难默然，而不觉知；世尊乃至殷勤三说，阿难茫然，犹不解悟，不请如来住寿一劫若减一劫，利益世间诸天人民。所以者何？其为魔王所迷惑故。尔时，世尊三说此语，犹见阿难心不开悟，即便默然。

尔时，魔王来至佛所，而白佛言：「世尊！今者宜般涅槃，善逝！今者宜般涅槃。所以者何？我于往昔在尼连禅河侧，劝请世尊入般涅槃，世尊尔时而见答言：『我四部众——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犹未具足，又未降伏诸余外道，所以未应入般涅槃。』世尊今者四部之众，无不具足，又已降伏诸余外道，所为之事皆悉已毕，今者宜应入般涅槃。」于时，魔王如是三请，如来即便答言：「善哉！我于往昔，在尼连禅河侧，已自许汝，以

四部众未具足故，所以至今；今已具足，却后三月当般涅槃。」是时，魔王闻佛此语，欢喜踊跃，还归天宫。

尔时，世尊即便舍寿，而以神力住命三月。是时，大地十八相动，天鼓自鸣，以佛力故空中唱言：「如来不久当般涅槃。」诸天入众，忽闻此声，心大悲懼遍体血现。

是时，世尊即于彼处，而说偈言：

「一切诸众生，        皆随有生死，  
我今亦生死，        而不随于有，  
一切造作行，        我今欲弃舍。」

尔时，世尊说此偈已，默然而住。是时，阿难见大地动，心大惊怖，而自念言：「今者何故忽有是相？如此之事非为小缘，我今当往咨问世尊。」作此念已，即从座起，到于佛前，头面礼足白言：「世尊！我向于彼，别处思惟，忽见大地十八相动，又闻空中天鼓之声，心大怖惧，不知此相，是何因缘？」

佛言：「阿难！大地震动，有八因缘：一者大地依于水住，又此大水依风轮住，又此风轮依虚空住，空中有时猛风大起，吹彼风轮，风轮既动，彼水亦动，彼水既动，大地乃动；二者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有修神通，始成就者，欲自试验，故大地动；三者菩萨在兜率天，将欲来下，降神母胎，故大地动；四者菩萨初生，从右肋出，故大地动；五者菩萨舍于王宫，出家学道，成一切种智，故大地动；六者如来成道，始为人天转妙法轮，故大地动；七者如来舍寿，以神通力住命而住，故大地动；八者如来般涅槃时，故大地动。阿难！当知地动因缘，有此八事。」

「阿难！有八部众，一者刹利、二者婆罗门、三者长者居士、四者沙门、五者四天王、六者忉利天、七者魔王、八者梵王，此八部众，我观其根应得度者，随所现形，而为说法，彼亦不知是我所说。阿难！有八胜处，一者内有色想外观色少境界、二者内有色想外观色无量境界、三者内无色想外观色少境界、四者内无色想外观色无量境界、五者观一切色青、六者观一切色黄、七者观一切色赤、八者观一切色白，此是行者上胜之法。复次，阿难！有八解脱，一者内有色想外观色、二者内无色想外观色不净思惟、三者净解脱、四者空处解脱、五者识处解脱、六者无所有处解脱、七者非想非非想处解

脱、八者灭尽定解脱，此亦复是行者胜法。若能究竟此等法者，即于诸法，自在无碍。

「阿难！知不？我于往昔，初成道时，度优楼频螺迦叶，在尼连禅河侧。尔时，魔王来至我所，而请我言：『世尊！今者宜般涅槃。善逝！今者宜般涅槃。何以故？所应度者皆悉解脱，今者正是般涅槃时。』如是三请，我即答言：『今者未是般涅槃时。所以者何？我四部众未具足故，所应度者皆未究竟。诸外道众，又未降伏。』如是三答，魔王闻已，心怀愁悞，即还天宫。向者又来，而请我言：『世尊！今者宜般涅槃。善逝！今者宜般涅槃。所以者何？我于往昔，在尼连禅河侧，劝请世尊而般涅槃，世尊尔时即答我言：『我四部众——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犹未具足，又未降伏诸余外道，是以未应入般涅槃。』世尊！今者四部之众，无不具足，又已降伏诸余外道，所为之事皆悉已毕，今者宜应入般涅槃。』魔王乃至如是三请，我即答言：『我于往昔，在尼连禅河侧，已自许汝，以四部众未具足故，所以至今。今已具足，却后三月，当般涅槃。』魔王闻我作此语已，欢喜踊跃还归天宫。我既于此受魔请已，即便舍寿，住命三月，以是因缘，大地震动。」

尔时，阿难闻佛此语，心大悲悞徧体血现，涕泣流泪，而白佛言：「唯愿世尊！哀愍我等，住寿一劫若减一劫，利益世间诸天人民。」如是三请。

尔时，世尊告阿难言：「汝今非是请如来时。所以者何？我已许魔，却后三月，当般涅槃。汝今云何而请住耶？阿难，汝侍我来，颇曾闻我说二言不？」

阿难白佛：「实不曾闻天人之师有二言也。我于往昔曾闻，世尊为四部众，而说法言，四神足人，则能住寿，满足一劫若减一劫，况复如来，无量神力自在之王！今更不能住寿一劫若减一劫，而便舍寿，住命三月。唯愿世尊！哀愍我等，住寿一劫若减一劫。」

尔时，世尊答阿难言：「我今所以便舍寿者，正由汝故。所以者何？我前于此向汝说言：『四神足人，尚能住寿，满足一劫若减一劫，如来今者有大神力，岂当不能住寿一劫若减一劫。』乃至如是殷勤三说，开劝请门，而汝默然，曾不请我，住寿一劫若减一劫。是故，我今住命三月，汝今云何方请我住！」

尔时，阿难闻佛此语，决定知佛入般涅槃，不可劝请，心生苦痛，闷绝懊  
懣，泣涕流连，不能自胜。尔时，世尊既见阿难生大苦懣，而以梵音安慰之  
言：「阿难！汝今勿生忧悲，有为之法皆悉如是，一切合会无不别离。」

世尊即便而说偈言：

「一切有为法，        皆悉归无常，  
    恩爱和合者，        必归于别离，  
    诸行法如是，        不应生忧懣。」

于是，阿难流泪而言：「天人之师无上大尊，不久应当入般涅槃，我今云何  
而不忧懣？」即便拍头高声唱言：「呜呼！苦哉！世间眼灭！众生不久，失  
于慈父！」

尔时，世尊又告阿难：「汝今不应生于忧懣，设住一劫若减一劫，会亦当  
灭，有为之法，性相如是，汝勿于我独生苦也。我今欲还重阁讲堂，汝可取  
我尼师坛来。」于是，世尊即与阿难俱，共还归重阁讲堂。

尔时，世尊告阿难言：「汝今可语，此大林中，重阁讲堂，诸比丘众，皆悉  
令往大集讲堂。」阿难奉勅，即便普语诸比丘众，世尊皆令往大集堂。比丘  
集已，阿难白佛：「诸比丘众悉皆已集。唯愿如来，自知其时。」

尔时，如来从重阁讲堂，往大集堂，敷座而坐，告诸比丘：「我昔为汝所说  
诸法，常思惟之，诵习勿废。净修梵行，护持禁戒，福利世间诸天人民。诸  
比丘！我昔为汝说何等法，汝思惟之，勿生懈怠。三十七道品法，所谓四念  
处、四正勤、四如意足、五根、五力、七觉支、八圣道分，汝应修习精勤思  
惟，此法能令到解脱处。复次，比丘，一切诸法皆悉无常，身命危脆犹如惊  
电，汝等不应生于放逸。汝等当知，如来不久，却后三月，当般涅槃。」

尔时，世尊即说偈言：

「我欲弃捐此，        朽故之老身，  
    今已舍于寿，        住命留三月。  
    所应化度者，        皆悉已毕竟，  
    是故我不久，        当入般涅槃。  
    我所说诸法，        则是汝等师，  
    顶戴加守护，        修习勿废忘，

汝等勤精进，    如我在无异。  
生死甚危脆，    身命悉无常，  
常求于解脱，    勿造放逸行。  
正念清净观，    善护持禁戒，  
定意端思惟，    摄情于外境。  
若能如此者，    是则护正法，  
自到解脱处，    利益诸天人。」

尔时，诸比丘闻佛此语，心大苦痛，涕泣交流，遍体血现，迷闷懊懣，而白佛言：「世尊！唯愿住寿！勿般涅槃！利益众生，增长人天。唯愿住寿！勿般涅槃！开诸众生智慧之眼。一切众生堕于黑暗，唯愿如来，为作明照！一切众生皆悉漂没生死大海，唯愿如来，为作舟航！」举手拍头，搥胸大叫：「呜呼！苦哉！如来不久当般涅槃，一切众生，何所归依？」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一切诸法，皆悉无常，恩爱合会，无不别离。汝等不应请我住世。何以故？今者非是劝请我时，向为汝等略说法要，当善奉持如我无异。」日既晚暮，世尊即与阿难俱共还归重阁讲堂。

尔时，世尊既至明旦着衣持钵，而与阿难入城乞食；既得食已，即便还归重阁讲堂，食讫澡漱，与诸比丘，往干茶村。路经毘耶离城，世尊回顾，向城而笑。阿难即便头顶礼足，而问佛言：「无上大尊！非无因缘而妄笑也。」佛即答言：「阿难！我今所以向城笑者，正为最后见此城故。」

当于如来说此言时，虚空之中，无云而雨。于是阿难复白佛言：「世尊！甚为奇特！虚空清净，无有气翳，忽然而降如此密雨。」佛告阿难：「汝知之不？虚空诸天，闻我说言最后见于毘耶离城，心大懊懣，悲感涕泣，此是天泪，非为雨也。」

尔时，阿难及诸比丘，闻佛此语，心复悲懣，闷绝躃地，而白佛言：「今者天人，极大苦痛，世尊云何而欲委舍般涅槃耶？」尔时，如来即以梵音而安慰之：「汝等不应生于忧苦。」诸比丘言：「世尊！今者最后见于毘耶离城，不久便当入般涅槃，我等云何而不忧苦！」如是展转，人人相告，乃至声彻诸离车等。

时，诸离车，闻此语已，心怀悲懣，遍体血现，举手拍头，搥胷大叫：「呜呼！苦哉！世间眼灭，众生于今无所归依。」互相语言：「我等今者，应往

佛所劝请世尊，住毘耶离，住寿一劫若减一劫，利益世间诸天人民。」即便严驾疾往佛所，既出城门遥覩如来，又见阿难及诸比丘，涕泣流连，闷绝懊懣，诸离车等，倍增悲恸，前诣佛所，头面礼足，而白佛言：「世尊今者欲般涅槃，一切众生，失智慧眼，方当在于黑暗之中，云何能见所应行处？唯愿世尊，住寿一劫若减一劫。」如是三请。佛即答言：「有为之法，皆悉无常，设住一劫若减一劫，亦归无常。」

尔时，如来即说偈言：

「须弥虽高广，        终归于消磨，  
大海虽渊旷，        会亦还枯竭。  
日月虽明朗，        不久则西没，  
大地虽坚固，        能负荷一切。  
劫尽业火然，        亦复归无常，  
恩爱合会者，        必归于别离。  
过去诸如来，        金刚不坏身，  
亦为无常迁，        今我岂独异。  
诸佛法如是，        汝等不应请，  
勿偏于我上，        而更生忧恼。」

尔时，世尊说此偈已，告诸离车：「汝等可止啼泣之情，谛听如来最后所说。」诸离车言：「善哉！世尊！愿乐欲闻。」于是如来，敷尼师坛，结跏趺坐，诸比丘众，及以离车，强自抑忍，各坐一面。

尔时，世尊告离车言：「汝等当知，有七种法，日就增进，而不减损。一者欢悦和同，无相违逆；二者共相晓悟，讲论善业；三者护持禁戒，及持礼仪；四者恭敬父母及余尊长；五者亲戚和睦，各相承顺；六者国内支提，修理供养；七者奉持佛法，亲敬比丘及比丘尼，爱护优婆塞及优婆夷。如是七法，若受行者，令人威德日就增进，国土炽盛，人民丰乐。汝等从今至尽形寿，当奉持之，无得懈怠。」时诸离车，即白佛言：「我等若于此七法中，修行一事，尚能令我威德增进，况复具足修行七法！善哉！世尊！我等今者，便得福利，当尽形寿奉持不忘。」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汝等从今亦当修习七法之行。一者欢悦和谐犹如水乳；二者常共集会讲论经法；三者护持禁戒，不生犯想；四者恭敬于师及以上座；五者料理爱敬，阿练比丘；六者劝化檀越，修营三宝所止住处；七者

勤加精进，守护佛法。汝等当知，若有比丘行此七法，功德智慧，日就增进。

「复次，比丘！更有七法，汝等当修。一者不如白衣营资生业；二者不作戏论调谑之言；三者不乐睡眠废于精勤；四者不论世间无益之事；五者远恶知识，近于善友；六者正念，不生邪想；七者若于佛法有所得者，更求胜进。汝等若能行此七法，功德智能日就增长。」

「复次，比丘！更有七法汝等当行。一者于佛法僧，生坚固信；二者有惭；三者有愧；四者心常乐于多闻；五者心不轻躁；六者乐闻经义；七者乐修智慧。汝等若能修此七法，功德智能日就增长。」

「复次，比丘！更有七觉意法，汝等当行。一者择法、二者精进、三者喜、四者念、五者定、六者猗、七者舍，汝等若能行此七法，功德智能日就增长。」

「复次，比丘！更有七法。一者观于无常、二者观于无我、三者观于不净、四者观苦、五者不乐世间、六者不着五欲、七者勤修寂灭，汝等若能行此七法，功德智能日就增长。」

「复次，比丘！更有七法，汝等当行。一者身常行慈；二者口常行慈；三者意常行慈；四者若有檀越种种布施，平等分与无使有偏；五者于深妙法，乐说不厌；六者不以世间典籍而教于人；七者见非同学，不生憎嫉。汝等若能修此七法，功德智能日就增长。」

「复次，比丘！更有七法，汝等当行。一者于九部法，善能分别；二者善解其义；三者行道诵习，皆得其时；四者行住坐卧，善得仪中；五者为人说法，并自量忖，以其所长，而以教人；六者若婆罗门、刹利、长者居士，来欲听法，当善筹量，随根为说；七者善别愚智。汝等若能行此七法，功德智能日就增长，则能守护我之正法。」

尔时，国中诸离车妻，闻佛不久当般涅槃，今者最后见毘耶离，心大懊恼，悲泣流连，各与五百眷属，各办五百乘车，载供养具，种种庄严，车牛白者，悬素幡盖，如是玄黄，各随牛色，次第出城，往至佛所。尔时，世尊遥见彼来，告诸比丘：「汝等见此诸离车妻，前后导从，极严丽不？」比丘答

言：「唯然见之。」佛告比丘：「此毘耶离车长者，及其妻，出入之仪，甚为光饰，与忉利天，等无异也。」

时，离车妻既到佛所，头面礼足，悲泣流连，不能自胜，以诸供具，而供养佛白言：「世尊！唯愿住寿教化众生。世尊今若般涅槃者，我等盲瞶，永无开悟。受生薄福，为此女身，恒有限碍，不得自在，无缘而数亲近世尊。世尊便欲般涅槃者，我等善根日就减损。」

尔时如来而答之言：「汝等从今至尽形寿，精勤持戒，如人护眼，意念端直，勿生谄嫉，此便即是，常得见我。」诸离车妻，闻佛此语，倍增悲绝，不能自胜，却坐一面。

尔时，庵婆罗女，颜容端正世界第一。闻佛不久当般涅槃，最后见于毘耶离城，心怀悲懊，涕泣交流，即与五百眷属，严五百乘车，次第出城，往诣佛所。尔时，世尊！遥见彼来，告诸比丘：「庵婆罗女！今来诣我，形貌殊绝，举世无双，汝等皆当端心正念，勿生着意。比丘！当观此身，有诸不净，肝、胆、肠、胃、心、肺、脾肾、屎、尿、脓血，充满其中。八万户虫，居在其内。发毛爪齿，薄皮覆肉，九孔常流，无一可乐。又复此身，根本始生，由于不净。此身所可往来之处，皆悉能令不净流溢，虽复饰以雕彩，熏以名香，譬如宝瓶中藏臭秽。又其死时，臃胀腐烂，节节支解，身中有虫，而还食之，又为虎狼鸱枭鸱鸢之所吞噬。世人愚痴，不能正观，恋着恩爱，保之至死，横于其中而生贪欲；何有智者，而乐此耶？」

尔时，世尊即说偈言：

「虽复佩瓔珞，    香华自严饰，  
    屎尿及唾涕，    不净藏其内。  
    众生保惜之，    迷惑不觉悟，  
    犹如灰覆火，    愚人蹈其上；  
    智者当远离，    勿生染着心。」

尔时，庵婆罗女到于佛前，头面礼足，以诸供具，而供养佛，衔泪呜咽，而白佛言：「唯愿世尊！住寿住世，不般涅槃，利益世间诸天人民！世尊若定般涅槃者，一切众生，无复奖道，犹如婴儿失于慈母。」



尔时，世尊而告之言：「一切诸行，性相如是，汝今不应生于悲懼。」世尊即便普为来众而说法言：「汝等从今护持禁戒，勿得亏犯。破戒之人，天龙鬼神，所共憎厌！恶声流布，人不喜见，若在众中，独无威德。诸善鬼神，不复守护。临命终时，心识怖惧，设有微善，悉不忆念，死即随业受地狱苦，经历劫数，然后得出，复受饿鬼畜生之身，如是转转无解脱期。比丘持戒之人，天龙鬼神，所共恭敬。美声流布，闻彻世间。处大众中，威德明盛。诸善鬼神，常随守护。临命终时，正念分明，死即生于清静之处。」当于如来说此法时，六万八千那由他天人八部，远尘离垢，得法眼净。六十比丘，漏尽意解，成阿罗汉。

尔时，世尊告诸离车及与其妻，并庵婆罗女：「我今欲进干茶村中，汝等可各还归所止。当知，诸行皆悉无常，但当修行我所说法，勿如婴儿涕泣悲懼。」世尊即便从座而起。

时，诸离车及与其妻、庵婆罗女，闻佛此言，搥胸拍头，号咷大叫，缘路随佛不肯旋返。世尊既见恋慕情深，非是言辞所可安慰，即以神力，化作河水，涯岸深绝，波流迅疾。时，诸离车及以眷属、庵婆罗女，既见如来与比丘众，在彼河岸，倍增悲恻，闷绝躃地，而以微声，共相谓言：「是处那忽有此大河，而复乃尔波湍惊急？当是如来见于我等随从不舍，而故作此，绝行道耳！」时，诸离车及以其妻、庵婆罗女，既不得度，心倍踊跃，俛仰哽咽，绝望乃还。

尔时，如来至干茶村北林中住，告诸比丘：「汝等当知，有四种法：一戒、二定、三慧、四解脱，若不闻知此四法者，斯人长夜在生死海。我于往昔，若不闻知此四法者，不能疾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

于是世尊即说偈曰：

「戒定慧解脱，        我若不久闻，  
不能疾得证，        无上正真道。  
汝等宜精进，        修习此四法，  
能断生死苦，        天人上福田。」

尔时，世尊说此偈已，为诸比丘，分别广说此四法义。当于如来说此法时，千二百比丘，即于诸法，漏尽意解，成阿罗汉。

尔时，世尊与诸比丘，即从座起，趣于象村、庵婆罗村、阎浮村乃至到于善伽城。到彼城已，与诸比丘，前后围绕，在一处坐。于是，世尊告诸比丘：「有四圣谛，当勤观察。一者苦谛、二者集谛、三者灭谛、四者道谛。比丘，苦谛者，所谓八苦：一生苦、二老苦、三病苦、四死苦、五所求不得苦、六怨憎会苦、七爱别离苦、八五受阴苦。汝等当知，此八种苦，及有漏法，以逼迫故，谛实是苦。集谛者，无明及爱，能为八苦而作因本。当知此集，谛是苦因。灭谛者，无明、爱灭，绝于苦因。当知此灭，谛实是灭。道谛者，八正道：一正见、二正念、三正思惟、四正业、五正精进、六正语、七正命、八正定。此八法者，谛是圣道。若人精勤，观此四法，速离生死，到解脱处。汝等比丘，若于此法，已究竟者，亦当精勤为他解说。我若灭后，汝等亦应勤思修习。」当于如来说此法时，五百比丘，漏尽意解，成阿罗汉。虚空诸天，其数四万，于诸法中，远尘离垢，得法眼净。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有四决定说。一者若有比丘，乐欲说法，作如是言：『我亲从佛闻如是法，善解其义，受持读诵，极自通利。』汝等宜应请之令说，应随所闻善自思惟，为修多罗，为是毘尼、法相之中，有此法耶？若修多罗及以毘尼法相之中，有此法者，宜应受持，称赞善哉。若修多罗及以毘尼法相之中，无此法者，不应受持，亦勿称赞，当知此法，非我所说。二者若有比丘，乐欲说法，作如是言：『我于某处比丘僧众，闻如是法，善解其义，受持读诵，极自通利。』汝等宜应请之令说，随所闻法善自思惟，为修多罗、为是毘尼、为是法相，有此法耶？若修多罗，及以毘尼、法相之中，有此法者，宜应受持，称赞善哉。若修多罗及以毘尼、法相之中，无此法者，不应受持，亦勿称赞。当知此法非我所说，亦复非彼比丘众说。三者若有比丘乐欲说法，作如是言：『我亲从彼某僧伽蓝某阿练若住处，众多上座比丘，悉皆多闻，聪明智慧，闻如是法，善解其义，受持读诵，极自通利。』汝等宜应请之令说，应随所闻，善思惟之，为修多罗、为是毘尼、为是法相中有此法耶？若修多罗，及以毘尼、法相之中，有此法者，宜应受持，称赞善哉。若修多罗及以毘尼、法相之中，无此法者，不应受持，亦勿称赞。当知此法，非我所说。四者若有比丘，乐欲说法，作如是言：『我亲从某僧伽蓝某阿练若住处，有一上座比丘，智慧多闻，闻如是法，善解其义，受持读诵，极自通利。』汝等宜应请之令说，应随所闻，善思惟之，为修多罗、为是毘尼、为法相中有此法耶？若修多罗及以毘尼、法相之中，有此法者，宜应受持，称赞善哉。若修多罗及以毘尼、法相之中，无此法者，不应受持，亦勿称赞。当知此法，非我所说，汝等宜应善分别此四决定说，

又亦以此分别说法，传授余人。设我在世，及般涅槃，虚伪真实，以此知之。」时，诸比丘而白佛言：「善哉！世尊！我等从今当能分别佛说魔说。」

尔时，世尊与诸比丘，从座而起，趣鸠娑村。到彼村已，与比丘众，前后围绕，坐一树下。时彼村中，诸婆罗门、长者居士，闻佛至已，皆悉驰竞，来诣佛所，头面礼足，却坐一面，而白佛言：「世尊！今者与诸比丘，故来此村，别有余趣。」于是，如来即答之言：「我却后三月，当般涅槃，从毘耶离城，遍历村邑，次第到此。」尔时，诸人，闻佛此语，悲泣懊懣，闷绝躃地，举手拍头，搥胸大叫，唱如是言：「呜呼！苦哉！世间眼灭，我等不久，失所归导。」垂涕白言：「唯愿世尊！住寿一劫，若减一劫。」尔时，世尊而答之言：「汝等不应生此悲懣，所以者何？有为之法，性相如是。汝等可舍忧懣之情，静心听我最后所说。」于是诸人，强自抑忍，低头默听。

时，彼座中有一婆罗门，名弗波育帝，聪明智慧博闻强记。尔时如来，即告之言：「汝等当知，在家之人，有四种法，宜应修习。一者恭敬父母，尽心孝养；二者恒以善法，训导妻子；三者愍念僮仆，知其有无；四者近善知识，远离恶人。汝等若恒行此四法，现世为人之所爱敬，将来所生，常在善处。复次，弗波育帝，在家之人，有四乐法。一者不负他财，无惭愧色；二者极大巨富，自惜不用，父母、妻子、亲戚、眷属皆不给与，又不供养沙门婆罗门；三者极大巨富，身着丽服，口恣上味，供养父母，亲戚眷属皆悉给与，奉事沙门及婆罗门；四者身、口、意业，并不为恶，聪明智慧，乐欲多闻。汝等当知，在家之人，虽复有此四种之乐，而不负他债及以悭贪，此法名为最下之乐；好行布施，名为中乐；身、口、意业不造于恶，聪明智慧，乐于多闻，此法名为上胜之乐。」

尔时，如来而说偈言：

「不负债及悭，	斯名为下乐，
有财行布施，	此名为中乐。
身口意业净，	智慧乐多闻，
此则为上乐，	慧者之所行。
汝等从今日，	乃至尽形寿，
长幼互相教，	行此中上法。」

## 大般涅槃经卷上

# 大般涅槃经卷中

东晋平阳沙门释法显译

尔时，弗波育帝等而白佛言：「世尊！我等从今以中上法，互相开导。」于是，弗波育帝等五百人，即于佛前，受三归依并及五戒。弗波育帝等，重白佛言：「唯愿世尊及比丘僧，明受我供。」于时，如来，默然许之。弗波育帝等，知佛许已，即从座起，与其来众，礼佛而退。还到其舍，通夕办好香美饮食，既至明日，食时将近，遣信白言：「唯愿世尊！自知其时。」于是，如来与比丘僧，前后围绕，往诣其舍，次第而坐。弗波育帝，见佛及僧悉安坐已，便起行水，手自斟酌，诸美饮食。余婆罗门长者居士，有五百人，各賫美馔，亦在其舍，共供养佛。

时，诸比丘当于食上，有不善摄身威仪者，诸婆罗门长者居士，既见之已，心不欢喜。尔时，世尊知众人心，而普告言：「汝等当知，如来正法，深旷如海，不可测量，又复大海，有诸众生，身体极大，长万六千踰阇那、或复身长八千踰阇那、或复身长四千踰阇那、或复身长千踰阇那、或复身长一寸半寸，乃至极微，如来法海，亦复如是。其中或有得阿罗汉，具足三明及以六通，有大威德福天人者；其中亦有得阿那含者、斯陀含者、须陀洹者，亦复有得四果向者，乃至亦有凡夫之人未得法利者；是故汝勿于法海中而生碍心。」

于是世尊而说偈言：

「一切众川流，      皆悉归大海，  
若饭佛及僧，      福归已亦然。」

尔时，如来说此偈已，又为众人，说种种法。于时，弗波育帝等五百人，于诸法中，远尘离垢，得法眼净。尔时，世尊与比丘僧，从座而起，更复前行，趣波波城。弗波育帝等五百人，悲号啼泣，奉送如来，徘徊顾慕，绝望乃返。

尔时，世尊既至彼城。彼城之中，有工巧子，名曰淳陀，其人有园，极为闲静；如来即便与诸比丘，前后围绕，往住彼园。是时淳陀，闻佛及僧来其园中，欢喜踊跃，不能自胜，与其同类，俱诣佛所。头面礼足，却住一面，而

白佛言：「不审世尊！何缘来此？有他趣耶？」尔时，世尊即答之言：「我今所以来至此者，不久应当入般涅槃，是以故来，最后相见。」是时，淳陀及其同类，闻佛此语，心大悲憊闷绝于地，良久微声而白佛言：「世尊今者舍诸众生，不慈念耶！云何便欲入般涅槃？唯愿世尊！住寿一劫！若减一劫！」即又拍头捶胸大叫，作如是言：「呜呼！苦哉！世间眼灭！一切众生，从今以后，没生死海，未有出期。所以者何？无上导师般涅槃故。」

尔时，世尊告淳陀言：「汝今不应生苦憊也。一切诸行法皆如是，悉为无常之所迁变，合会恩爱，必有别离。是故汝今勿生忧憊。」

尔时，淳陀即白佛言：「我今亦知诸行无常，合会恩爱，皆悉别离。然无上尊，当般涅槃，我今云何而不悲憊！」

尔时，世尊即为淳陀，说种种法。淳陀闻已，忧悲小歇，便从座起，整身威仪，偏袒右肩，顶礼佛足白言：「世尊唯愿，明日受我薄供。」世尊即便默然许之。尔时，淳陀知佛许已，礼足而退淳陀还舍，通夕办于多美饮食。至明食时，遣信白佛：「唯愿世尊！自知其时。」于是，如来与诸比丘，前后围绕，往诣其舍，次第就坐。是时，淳陀见佛坐已，即便行水，手自斟酌，下诸精馔。世尊及僧，食竟洗钵，还归本坐，淳陀亦坐。

尔时，世尊告淳陀言：「汝今已作希有之福，最后供饭佛比丘僧，如此果报，无有穷尽。一切众生，所种诸福，无有能得等于汝者。宜应自生欣庆之心，我今最后受汝请乞，更不复受他余供饭。」

尔时，世尊即说偈言：

「汝今已建立，        希有之功德，  
最后得供饭，        佛及比丘僧，  
功德日增长，        永无穷竭时。  
汝今宜自应，        深生欣庆心，  
一切所造福，        无有等汝者。」

尔时，世尊说此偈已，即语阿难：「我今身痛，欲疾往彼鸠尸那城。」尔时，阿难与诸比丘并及淳陀，闻佛此语，生大苦痛，号泣流连，不能自胜。于是，世尊即从座起，与诸比丘前后围绕，趣向彼城。尔时，淳陀亦与眷属随从如来，世尊中路止一树下，语阿难言：「我于今者，极患腹痛。」即将

阿难，去树不远，而便下血。既还树下，而勅阿难：「汝可取我僧伽梨衣，四迭敷地，我欲坐息，不堪复前。」阿难受勅，世尊即便坐息树下，又告阿难：「我今患渴，汝可往至迦屈嗟河，取净水来。」阿难答言：「向有商人，五百乘车，从河而过，其水必浊，恐不堪饮。」如是再三，勅于阿难，阿难然后持钵而去。既到河上，见水澄清，心大怖惧，身毛皆竖，而自念言：「我于向者，见诸商人，五百乘车，经此水过，意谓犹浊，不言便清，致令屡逆如来之勅。」即持水归而以供奉，作如是言：「甚奇世尊！向见商人，五百乘车，从河而度妨于前后，十日之中犹未应清，世尊神力，俄尔之顷，而便澄洁。」世尊即便受水饮之。

尔时，有一满罗仙人之子，名弗迦娑，是彼迦兰仙人弟子。从鳩尸那，诣波波城，忽于中路，而见如来坐息树下，合掌问讯却坐一面，而白佛言：「夫出家法，坐禅之业最为第一，调伏情根，使心不乱，专精寂静，莫能惊恐。所以者何？忆念往昔随从我师迦兰仙人，行于道路，既患疲乏，近于路侧，止息树下，我师即便坐禅思惟。当尔之时，有诸商人，乘五十乘车，从前而过，我师尔时犹故寂默，身不动摇，如是良久，方从禅起。我即便往而白师言：『尊向在此坐禅之时，有诸商人，五十乘车，经前而过，声如雷震，不审尊向为见之不？』师答我言：『都无所见。』又复问言：『闻其声不？』亦答：『不闻。』即复白言：『尊今衣上所以有此尘土污者，是彼车过故致尔耳。』我于尔时，深生奇特，知坐禅法极可敬重。善摄情根无能乱者。」

尔时，世尊答弗迦娑：「汝向所说，非为奇特。所以者何？若复有人，非是熟眠，亦复不入于灭尽定，端心坐禅，五百乘车从其前过，此人于时不觉不闻，如是乃可名为奇特。复次，弗迦娑，斯亦未足为大奇特，若复有人，正念坐禅，遇天霹雳雷电震曜。时，有耕者兄弟二人，闻此惊怖，应声而死，又有四牛，亦皆顿绝；而坐禅者，不觉不闻。斯可得名为奇特不？」弗迦娑言：「五百乘车，从前而过，不觉不闻，已为奇特，况复霹雳震曜动地，而不闻觉，极为希有！」

尔时，世尊告弗迦娑：「我于往昔，在阿车摩村，于一树下端坐思惟。时，有商人五百乘车，经我前过，而我禅思不觉不闻。诸商人等，经过良久，我方出定。时，彼商人遥见我起，皆悉竞来，见我身上尘坌污衣，即便拂之，而问我言：『我等向者，五百乘车从此而过，世尊见不？』即便答言：『我不见也。』彼复问言：『世尊自可闭目不视，为闻声不？』我又答言：『亦不闻声。』商人又问：『世尊为眠？为是入于灭尽定耶？』我又答言：『我

向不眠，亦非入定。但在禅思，故无闻见。』彼诸商人闻我此言，极生奇特叹未曾有，而作是言：『坐禅之力，乃能如此。』我即为其说种种法。时，彼商众悉于诸法，远尘离垢得法眼净。

「复次，弗迦娑！我于往日，在彼村侧田间独坐，寂默禅思。不久忽然天大霹雳，雷电风雨震动天地。时，有耕者兄弟二人，忽闻此声，同共怖死；又有四牛，亦复顿绝。时，彼村人闻有耕者二人怖死，或是父母、妻子、知识，合村相随，涕泣来看。我于尔时，方从禅觉，见地泥水，又有众人，集聚号哭。有一人来，我即问言：『何故人众聚此悲泣。』彼人答言：『世尊！向者不觉雷电霹雳声耶？我村之中，兄弟二人在此而耕，同时为于霹雳所杀，及以四牛亦皆俱死，云何世尊而不觉知？如来向者为是得眠？为是入于灭尽定耶？』即答之言：『我向不眠，亦不入定，端寂坐禅，故不闻耳。』是时，彼人闻佛此语，深生奇特叹未曾有，心自念言：『坐禅乃有如此之力。』我即为其种种说法。既闻法已，于诸法中，远尘离垢得法眼净。」

时，弗迦娑闻佛此言，生希有心，而白佛言：「本见我师坐禅之时，五十车过，而不闻知，谓为奇特。今者如来说此二事，百千万倍不可为比，如来禅力不可思议。」即便从佛受三归依。如来为说种种妙法，其闻法已，心开意悟，远尘离垢得法眼净，即语侍人：「汝可取我金色劫贝二张持来，我欲上佛。」侍人奉勅，即取将来。时，弗迦娑手执劫贝，长跪佛前而作是言：「我今以此奉上世尊，唯愿哀愍，即赐纳受。」

尔时，世尊答弗迦娑：「我今为汝受取一张，可以一张施于阿难。所以者何？阿难日夜，亲侍我侧，且又今日，看我疾病。若有施主，施于病人及看病者，斯则名为满足大施。」时，弗迦娑闻佛此语，欢喜踊跃，即以一张置佛足下，又持一张，至阿难所，长跪白言：「我今以此奉施尊者，唯愿纳受。」阿难答言：「善哉！善哉！汝今能信天人师言，令汝长夜永得安乐，我为汝受。」于是，弗迦娑还至佛所，如来即复为说诸法，其闻法已，得阿那含果。时，弗迦娑复白佛言：「我今欲于佛法出家。」佛即唤言：「善来比丘。」须发自落，袈裟着身，即成沙门，得阿罗汉。

尔时，如来从其面门，放种种光，青黄赤白，颇梨红色。于是阿难顶礼佛足，长跪叉手，而白佛言：「不审世尊！有何因缘，而现此瑞？」

佛即答言：「阿难！当知我有二时，放大光明。一者在菩提树欲成佛时放大光明，二者欲般涅槃放大光明。阿难！知不？我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尽于夜分般涅槃时，亦复如是。汝今当知，我于今者，后夜分尽，在鸠尸那城力士生地熙连河侧娑罗双树间，入般涅槃。」说此语已，诸比丘众虚空诸天，悲号啼泣不能自胜。

尔时，世尊与比丘众，到迦屈蹉河，世尊即便入河洗浴。洗浴讫已，共比丘僧，坐于河侧。尔时，淳陀心自咎责：「世尊因受我之供饭，而患腹痛，欲般涅槃。」尔时，世尊知淳陀心，告阿难言：「汝今当知，一切众生，勿自责言：『如来因受我之供饭，致使身患而般涅槃。』所以者何？如来出世，有二种人，获福最上。一者欲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时，而来奉施；二者如来临欲般涅槃时，最后供饭。此二人福正等无异，所获果报不可称计，如此二施，难可值遇，如优昙钵花时时乃有。」尔时，世尊即告淳陀：「汝今心意正有此念，不应自生如此悔责，已获无上难得之宝，宜应自生庆幸之情。百千万劫，佛名难闻。虽得闻名，见佛又难。虽得见佛，供养又难。虽得供养，在此二施，亦又甚难。汝今已果，不久当获辩才智能色力寿命。」尔时，淳陀闻佛此语，心生欢喜不能自胜，而白佛言：「快哉！世尊！我今已得如此大利。」

尔时，世尊而说偈言：

「布施者获福，    慈心者无怨，  
为善者消恶，    离欲者无恼。  
若行如此行，    不久般涅槃。」

尔时，世尊说此偈已，告淳陀言：「汝今应以最后施福，广为人说，令得闻者长夜获安。」

尔时，世尊告阿难言：「我今欲进鸠尸那城力士生地熙连河侧娑罗双树间。」阿难白言：「唯然！世尊。」于是，如来与诸比丘，前后围绕，而便进路，渡熙连河，住鸠尸那城力士生地娑罗林外，语阿难言：「汝可往至娑罗林中见有双树，孤在一处洒扫其下，使令清净，安处绳床，令头北首，我今身体极苦疲极。」尔时阿难及诸比丘，闻佛此语，倍增悲绝。阿难流泪奉勅而去，至彼树下洒扫敷施，皆悉如法，还归白言：「洒扫敷施，皆悉已毕。」尔时，世尊与诸比丘，入娑罗林，至双树下，右胁着床，累足而卧，如狮子眠，端心正念。



尔时，双树忽然生花，堕如来上，世尊即便问阿难言：「汝见彼树非时生花供养我不？」阿难答言：「唯然，见之。」尔时，诸天龙神八部，于虚空中，雨众妙花、曼陀罗花、摩诃曼陀罗花、曼殊沙花、摩诃曼殊沙花，而散佛上，又散牛头栴檀等香，作天伎乐、歌呗赞叹。佛告阿难：「汝见虚空诸天八部供养我不？」阿难白言：「唯然，已见。」世尊又复告阿难言：「欲供养我报于恩者，不必以此香花伎乐。净持禁戒、读诵经典、思惟诸法深妙之义，斯则名为供养我也。」

尔时，有一比丘，名优波摩那，如来昔日未取阿难为侍者时，其恒执事看视如来。时，优波摩那既见如来卧双树下，心大苦懊，在佛前立。尔时，世尊而告之言：「汝今不须当我前倚。」优波摩那即却一面。尔时，阿难心生疑念：「我侍佛来，经历年载，未曾见佛作如此语。今日何故不听前立？如来今者不久便当入般涅槃，而复不听在前悲泣。」于是阿难即礼佛足，长跪叉手白言：「世尊！我从昔来侍佛至今，数数在于世尊前立，而未曾闻令我却退，今者何故语优波摩那使避前耶？」

佛言：「阿难！诸天龙神八部之众，闻我在于娑罗双树右肋而卧，皆悉竞来瞻视于我。从虚空中，累至于地，四面充满，各三十二踰闍那。此优波摩那比丘，当我前立，天龙八部生不喜心，作如是念：『如来今者在双树间，不久便当入般涅槃，我等最后瞻视之时，而此比丘，当佛前立。』以是因缘故令之却。阿难知不？今此八部，或有悲泣不能自胜、或有懊懊迷闷欲绝、或有以手自拔头发、或有牵绝严身具者，悉皆同声唱如是言：『如来今者入般涅槃，何其速哉！如来出世难可值遇，如优昙钵花时时乃现，而今不久入般涅槃。呜呼！苦哉！世间眼灭，我等从今谁为归导。』离欲诸天皆悉叹言：『呜呼世间极为无常！无有受生不归灭者。』又彼诸天，共相谓言：『世尊昔日或在毘耶离城、或在王舍城、或在舍卫国并及余处，安居讫已，诸比丘众从四方来，问讯世尊。我等因此，得于路侧见诸比丘，礼拜供养，听受经法，长获福利。世尊今者既般涅槃，诸比丘僧，安居竟已，无复问讯。游行处所，我等不复得于路侧见诸比丘，礼拜供养，听受经法，从今永失如此福利。』」

尔时如来告阿难言：「若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于我灭后，能故发心，往我四处，所获功德不可称计，所生之处，常在人天，受乐果报，无有穷尽。何等为四？一者如来为菩萨时，在迦比罗施兜国蓝毘尼园所生之处；二者于摩竭提国，我初坐于菩提树下，得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处；三

者波罗[木\*奈]国鹿野苑中仙人所住转法轮处；四者鸠尸那国力士生地熙连河侧娑罗林中双树之间般涅槃处，是为四处。若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并及余人外道徒众，发心欲往到彼礼拜，所获功德，悉如上说。」

尔时，阿难闻佛此语，白言：「世尊！我从今者当普宣告诸四部众知此四处，若往礼拜，功德如是。」尔时，阿难复白佛言：「若有善心诸优婆夷，善持戒行，乐听经法，欲见比丘，我等从今当云何耶？」佛言：「汝等从今勿与相见。」阿难言：「若脱遇会与之相逢，当复云何？」佛言：「勿与共语。」阿难言：「若不共语，其脱咨请，欲闻经法，当复云何？」佛言：「应为说法，但当善摄汝身、口、意。」尔时，阿难而白佛言：「我等从今如是奉行。」

尔时，阿难而白佛言：「世尊入于般涅槃后，供养之法，当云何耶？」佛言：「汝今不应逆忧此事。但自思惟：『于我灭后护持正法，以昔所闻，乐为人说。所以者何？诸天自当供养我身。又婆罗门及以诸王、长者居士，此等自当供养我身。』」

阿难言：「虽复天人自兴供养，然我不知应依何法？」佛言：「阿难！供养我身，依转轮圣王。」阿难又问：「供养转轮圣王，其法云何？」佛言：「阿难！供养转轮圣王之法，用新净绵及以细[迭\*毛]，合缠其身，如是乃至积满千重，内金棺中，又作银棺，盛于金棺，又作铜棺，盛于银棺，又作铁棺，盛于铜棺，然后灌以众妙香油；又复棺内，以诸香华而用涂散，作众伎乐，歌呗赞颂，然后下盖。造大宝舆，极令高广，轩盖栏楯，众妙庄严，以棺置上。又于城中作阁维处，扫洒四面极令清净，以好栴檀及诸名香，聚为大[卅/积]。又于[卅/积]上，敷舒缁[迭\*毛]，施大宝帐，以覆其上。然后昇举，至阁维处，烧香散华，伎乐供养，绕彼香[卅/积]，周回七匝，然后以棺置香[卅/积]上，而用香油，以浇洒之。然火之法，从下而起。阁维既竟，收取舍利，内金瓶中，即于彼处，而起兜婆，表刹庄严，悬缁幡盖。诸人民等，恒应日日烧香散华种种供养。」

「阿难当知，供养转轮圣王之法，其事如是。阁维我身，亦与王等，然起兜婆，有异于王，表刹庄严，应悬九伞。若有众生，悬缁幡盖，烧香散华，及然灯烛，礼拜赞叹我兜婆者，此人长夜获大福利，将来不久他人亦复起大兜婆，供养其身。」

「阿难当知，一切众生皆无兜婆，唯有四人得立兜婆。一者谓如来、应、正遍知、明行足、善逝、世间解、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师、佛、世尊，慈愍众生，堪为世间作上福田，应起兜婆；二者谓辟支佛，思惟诸法自觉悟道，亦能福利世间人民，应起兜婆；三者谓阿罗汉，随所闻法思惟漏尽，亦能福利世间人民，应起兜婆；四者谓转轮圣王，宿殖深福，有大威德，王四天下，七宝具足，自行十善，又复劝于四天下人，亦行十善，应起兜婆。阿难！当知若有众生以诸供具，而以供养此兜婆者，其所得福，渐次差降。」

尔时，阿难闻佛此语，心生懊恼，悲号啼泣。隐于佛后，相去不远，而以微声，作如是言：「我今犹是学地之人，于诸法中未得深味，而天人师一旦舍我入般涅槃，我当何时践解脱路？」即便举手攀一树枝，捶胸拍头，闷绝懊恼。

尔时，世尊问余比丘：「阿难实时为在何处？」比丘答言：「阿难今者在如来后，于一树下，啼泣懊恼。」又告比丘：「汝可往彼语阿难言：『天人师，今欲见汝。』」比丘便往，说如来旨。阿难既闻，即便来还，至于佛所，头面礼足，倚立一面。

世尊于是问阿难言：「我于近日已为汝说，一切诸行皆悉无常，合会恩爱必归别离。汝今何故犹生悲恼？复次。阿难！汝从往昔，侍我至今，左右执事进止去来，及通宾客皆得宜节。又复见汝身口及意，皆悉清净无有瑕秽，汝获福利不可称计。」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阿难不应作此悲恼。所以者何？不久当得到解脱处。比丘当知，过去诸佛皆有侍者，如今阿难，未来诸佛亦复如是。比丘当知，今此阿难，智慧深妙、聪明利根，我从昔来，所说法藏，阿难皆悉忆持不忘。复次，比丘，阿难善知进止时节，若有人客，欲来见我，阿难即先思量其时：『世尊或应某时见诸比丘、或应某时见比丘尼、或应某时见优婆塞、或应某时见优婆夷、或应某时见婆罗门、或应某时见于刹利、或应某时见长者居士、或应某时见诸外道。』如是等众，若来见我及闻说法，皆悉多获功德福利。所以者何？悉是阿难通进见我，得其善根成熟时故。」

「复次，比丘，转轮圣王有四奇特希有之法。一者若婆罗门来至转轮圣王之所，既到见王，颜容端正，威德高显，心生欢喜；次闻王语，音辞清彻，亦生欢喜；乃至见王，默然无言，又怀踊跃；及与王辞，还归所止，回恋顾慕，步步怅怏，如饥渴人不得饱满。二者诸小刹利；三者毘舍；四者首陀

罗，亦复如是，此为转轮圣王四奇特事。当知阿难，亦有此四奇特之事。一者若诸比丘，从远方来，欲问讯我，次见阿难，皆生欢喜；闻其说法及见默然，亦复欣悦；辞别而退，恋德情深，不能有已。二者比丘尼；三者优婆塞；四者优婆夷，亦复如是。汝等当知，阿难有此四奇特事。」

尔时，世尊告阿难言：「汝今不应自生苦惱而作是言：『天人之师将般涅槃，我今无复解脱之期。』」所以者何？凡我所说，一切法藏，于我灭后，思惟奉持，勤行精进，不久自当得于解脱。」

尔时，阿难既得如来梵音安慰，忧惱小除，而白佛言：「我今心意，如小醒悟，欲有所请，唯愿哀愍。」佛即答言：「欲请何事？」阿难言：「此鸠尸那城，比余大国，极为边狭，人民又复不能炽盛。唯愿世尊！往余大国：王舍城、毘耶离城、舍卫国城、婆罗[木\*奈]城、阿踰阇城、瞻波城、俱睺弥城、德叉尸罗城，如是诸城，所处正中。人民炽盛，国土丰乐，皆多信心，智慧聪明，唯愿世尊！往彼诸城，而般涅槃，广利其中诸众生等。」

尔时，世尊答阿难言：「汝今不应作是请我言：『此鸠尸那城为边狭也。』」汝当谛听，今为汝说。阿难！过去久远，此鸠尸那城有转轮圣王，名大善见，七宝具足，王有千子，能伏怨敌，皆以正法化诸人民。尔时，此城名鸠尸婆帝城，东西二门，其间相去十二踰阇那，南北二门，其间相去八踰阇那，其城四面，周匝七重。其内一重淳以黄金、其第二重淳以白银、其第三重淳以琉璃、其第四重淳以颇梨、其第五重淳以车璩、其第六重淳以玛瑙、其第七重杂以众宝。其城楼橹皆悉七层，牕牖栏楯七宝雕饰，悬众宝铃宝网罗上，其间相去，尽一箭道。其城四门，门各九重，庄校严饰，光丽悦目。七重城外各有灑水，其水澄洁具八功德，皆以七宝而为阶陛。诸杂类鸟，鸾凤、孔雀、鳧鴈、鸳鸯，翻翔飞舞，鸣集其中。其水复有鸠牟、头华，鬘波罗华，分陀利华，青、黄、赤、白、杂色莲华。又其岸上，有七行宝树行各异宝，微风徐起吹彼树枝，条叶相触，音如天乐。城中人民皆悉盈满，安隐丰乐极为炽盛，诸五欲具如忉利天。道路之中悬诸明珠，人民行止，初无昼夜。此城恒有十种音声，一者象声、二者马声、三者车声、四者鼓声、五者螺声、六者琴瑟等声、七者歌声、八者扣钟击磬设大会声、九者赞叹持戒人声、十者互共说法语论之声。大善见王，有诸威德，端正第一，众人见者无不敬爱，长寿欢乐身无小疾。王性慈仁，愍念一切，犹如慈父怜爱其子，一切人民亲敬于王，亦复如父。

「阿难！大善见王，别于一时欲出园林，游观嬉戯，严四种兵，各八万四千。又复后宫夫人嫒女，亦严八万四千乘车，欲随游看。时，王又复勅于国中诸婆罗门长者居士，令随出游。严驾办已，时主兵臣入白王言：『四兵已办，愿王知时。』时，王即便升白象舆，与婆罗门长者居士大臣眷属及以四兵，前后围绕，出往园中，象行骏疾，犹如风驰。尔时，诸臣及婆罗门、长者居士，共谏王言：『大王久在深宫之中，外诸人民无缘见王。今者既往园林游观，诸人民众充塞路侧，皆悉瞻仰欲见大王。以是事故，愿勅御者，不须迅速。』王闻此语，即勅御者：『令徐徐行。』路边人民，恣意瞻仰，如子见父。尔时，彼王见诸衢巷，无不平坦。又七宝树，罗列荫映，而无池水。即勅一臣：『夹诸路侧，造七宝池，其间相去皆一百弓。』又令栽植种种名华，又复勅令：『一一池间给诸侍人，有来浴者，供以香华。又与饮食，恣意取足。如是供给，不舍昼夜。』又勅彼臣：『自今已后，四远人民，有来求乞，随须给与。』既到园林，与婆罗门长者居士并余大臣，游观嬉戯，乃至日暮，珠光明曜，如昼无异，不见日影乃知是夜。时，王与诸婆罗门众长者居士并余臣民，嬉戏讫已，还归宫城。别于他日，时婆罗门长者居士及与大臣，持众名宝，共来献王，王即语言：『我于近日，园林游戏，勅于某臣，自今已去，有来求索，随意给与，我之布施，乃至如是。卿等云何，反以众宝而来献我？』时王即便心自思惟：『此诸人等，所以持宝来献我者，皆缘国中共贵之故。如此之事，由民贫来。』即勅藏臣，出诸珍宝及资生具，置四衢道，搥钟击鼓，唱令四远：『大善见王！今开宝藏，以用布施，若有所须随意来取。』王恒如是广行布施，利益众生不舍昼夜。

「尔时，国中诸婆罗门长者居士及以大臣而白王言：『大王！常可所居宫殿，极为褊狭。我等每来问讯王时，诸侍从者不相容受，唯愿大王，开拓令广。』王闻此语，默然许之，心自念言：『我今宜应开阔住处。』时，天帝释知王心念，呼一天子，名毗首建磨，极为妙巧，无事不能，而语之言：『今阎浮提，转轮圣王，名大善见。其今欲更开拓宫城，汝便可下为作监匠，使其居处严丽雕饰如我无异。』彼天奉勅即便来下，犹如壮士屈伸臂顷，到阎浮提，当王前立。时，王既见彼天子形，风姿端正必知非凡，而问之言：『汝是何神，而忽来下？』天即答言：『大王！当知，我天帝释之大臣也，名毗首建磨，极闲工巧。大王心欲开广宫殿故，天帝释遣我来下，为作监匠以助于王。』王闻此言，心怀欢喜。时，彼天子即便经始，开廓宫城，城之四门，其间相去二十四踰阇那，为王起殿。高下纵广，各八踰阇那。七宝严丽如帝释宫，其殿凡有八万四千间隔住处，皆有七宝床帐卧具。

又复为王起说法殿，高下纵广，亦八踰阁那，七宝庄严无异于前。其殿四面，有七宝树，及以名华，列植荫映。又造宝池，其水清洁，具八功德。其殿中央，施师子座，七宝庄严，极为高广，覆以宝帐，垂七宝。又为四远来听法者，设四宝座，黄金、白银、琉璃、颇梨，其数凡有八万四千。毗首建磨既为彼王造作宫城，皆悉竟已，与王辞别，忽然不现，还归天上。

「时，大善见王既见宫城皆悉修立，即勅击鼓唱令国界：『大善见王，却后七日，当为一切说种种法，若欲乐闻，皆可来集说法殿上。』时婆罗门、长者、居士、大臣、人民，闻此唱令，至于其日，皆悉来集。时，王即便上说法殿，登师子座，一切来众，亦皆坐于四宝之座。尔时，彼王先为诸人说十善法，然后又为开余法门，乃至经于万二千岁。其国众生，若有曾闻彼王法者，命终生天，不堕三涂。阿难！彼王恒作如此利益一切众生。阿难！时，大善见王于静室中，心自念言：『我过去世，有何行业、修何善根，生世尊贵，有大威德，色力寿命，人无等者？正当由于过去世中，广修布施、忍辱、慈悲故，今获得如此报耳；我今宜应更修进胜。』而便思惟。不久之间即得初禅，乃至得于第四禅，复更修习四无量心。阿难！大善见王又教夫人及以婬女，令修四禅。

## 大般涅槃经卷中

## 大般涅槃经卷下

东晋平阳沙门释法显译

「尔时，雪山有八万四千白象，日日来，列王殿前。时，王心念：『此诸白象恒来我所，经由道路，践踏众生。』即便勅语主兵臣言：『自今已后，不须此象日来我所，经一千岁可令一来，但令四万二千便足，不必其满八万四千。』王玉女宝，名曰善贤，与余夫人及以婬女八万四千人，于静室中坐禅思惟，经四万岁，共相谓言：『我等在此坐禅思惟经四万岁，不见大王，今者宜应礼拜问讯。』作此言已，即便相随，到于王所。其余宫人，入白王言：『善贤今与八万四千女人，来问讯王。』时王闻已，即便往于说法殿上，升师子座。俄尔之顷，善贤等至，王即唤前。时，善贤等相随而进，到于王所，头面礼足，次第而坐，即作是言：『我等共在静室之中，坐禅思惟经四万岁，不见王久，故来问讯，欲有所说，唯愿听许。』王即答言：『善

哉！随意。』善贤即便而白王言：『此阎浮提，西瞿耶尼，北鬱单越，东弗婆提，四方人民极为炽盛，富乐安隐，皆行十善，并是大王德化力也。此阎浮提，如鸠尸婆帝城者，其数凡有八万四千，此诸城等，国王臣民及婆罗门，皆悉来此，欲见大王。而王坐禅经多年岁，来朝谒者皆不相见，譬如孝子不见慈父。又四天下，不见大王游历甚久，唯愿大王，善将时宜，抚接民人。我等女弱，于国无益，所以坐禅适意久远。大王处贵统摄内外，一切人民莫不宗仰，岂得如我女人所行。白象车马，其数各有八万四千，大王宜应乘之游观。大王昔日，恒为一切说种种法，授以十善，顷来坐禅斯事顿废。』于时，善贤以如此事，种种谏王。大善见王闻此语已，而答之言：

『汝于前后每以善事而谏劝我，今闻汝言，殊乖昔意。』尔时，善贤闻王此诲，心生懊恼，垂涕念言：『我向所以谏大王者，正以所见，谓为得中，不图乃复更生罪咎。』即从座起顶礼王足，而白王言：『今我愚痴不识正理，乃以此事而用上谏，唯愿大王，听我忏悔。』

「尔时，大善见王答善贤言：『一切诸行皆悉无常，恩爱合会亦复别离，此四天下虽尔炽盛，我亦不久当舍弃之。我于往昔八万四千岁而为婴儿，八万四千岁而为童子，八万四千岁为灌顶太子，八万四千岁为灌顶王，然后得成转轮圣王。领四天下七宝具足，八万四千岁统理民务，八万四千岁为诸人民讲说诸法，八万四千岁坐禅思惟。从尔已来，五十八万八千岁，虽复如此寿命延长，会归于尽。我今已老，死时将至，古昔诸王尊贵快乐，如我不异，亦复迁谢归于无常。鸠尸婆帝城，及余八万四千大城会亦磨灭，不应于此独生爱着，长放逸心。我今所以获此尊胜，皆由往昔积诸善业，今者宜应广植诸善造来生因，是故坐禅经积年岁。』尔时，善贤等闻王此言，心大欢喜，顶礼王足，退还所住。如是不久王得笃疾，自知命尽，即立太子而以为王，集余大臣及婆罗门长者居士，以四海水灌太子顶，事既毕竟，王即命终，上生梵天。」

「阿难！大善见王，王四天下而其所居，唯阎浮提。大城虽有八万四千，而其所处，唯鸠尸婆帝。雪山之中有八万四千白象之宝，而王所乘，不过一象。虽有八万四千骏马，而王所骑，不过一匹。虽有八万四千七宝之车，而王常驾，不过一乘。虽有八万四千夫人，王之所爱，唯在一人。雕饰宝殿，八万四千，王之所处不过一室。身之所须，饱足而已，而王役虑四方，缠心物务，徒劳精神，于身无益。」

「阿难！大善见王，岂异人乎？我身是也。我于往昔获此尊贵，所居国城即在于此，我于此城作转轮王，不可称数，成就利益无量众生。今者诸天充满虚空，皆是我昔为王之时，以诸善法教化所成，其于今日复在此城，见般涅槃，当令其获般涅槃果。阿难！以是事故，汝云何言此鸠尸那城为边狭耶？我今决定住于此城而般涅槃。」当于如来说此事时，诸天及人亿那由他，于诸法中远尘离垢得法眼净，即共同声而白佛言：「世尊！往昔无量无边阿僧祇劫，以诸善法利益我等，今又于此以般涅槃乐安立于我。」即散名华，并作天乐，歌呗赞叹，供养如来。

尔时，阿难而白佛言：「奇哉！世尊！此鸠尸那城，过去乃有斯奇特事，我今不复生小心也。」

尔时，世尊告阿难言：「汝今可入鸠尸那城语诸力士道，我今日于后夜分入般涅槃，皆悉令来与我相见，若有所疑，恣意请问，莫令于我般涅槃时不及相见后生悔恨。」

尔时，阿难闻佛言已，垂泣懊恼，顶礼佛足，摄身威仪，与一比丘俱共入城。时，鸠尸那城，诸力士等，男女大小，始共集聚，论叙如来当般涅槃，各各皆欲往诣佛所。会见阿难，即便问言：「我闻世尊在双树间将般涅槃，正共言论欲至佛所。」于是阿难具以如来所勅之辞，告诸力士。力士闻已，悲号懊恼，闷绝躃地，互共微声而相谓言：「呜呼！苦哉！世间眼灭，我等从今何所归依？犹如婴儿失于慈母，从今已去，人天转减，三恶道趣日就增盛。」白阿难言：「我等眷属，今欲相随往至佛所。」是时阿难还白佛言，以世尊语入城宣示。诸力士众莫不惊绝涕泣歔歔，皆悉当来瞻奉世尊。诸力士等，男女大小，一切相随，流泪呜咽，缘路而进。

是时，阿难见诸力士人数甚多，心自念言：「若此人众，一一礼佛无有竟时。我今当令家家一时礼。」诸力士众至佛所已，阿难即便普语之言：「汝等来众既为不少，若人人礼佛不卒得竟。今可家家一时礼也。」力士奉旨即便礼佛，退住一面，而白佛言：「唯愿世尊！住寿一劫！若减一劫，不般涅槃！利益一切诸天人民，今诸众生无有慧眼。唯愿世尊！为作开导。」

尔时，如来告力士言：「汝今不应作此请我。所以者何？一切诸行皆悉无常，恩爱合会必归别离。设我住世，若满一劫，会亦当灭。我所说法但当忆持诵念勿忘，此则不异我在世也。」诸力士等闻佛此言，不果所请，心怀愁悴，悲泣懊恼，默然而住。



尔时，鸠尸那城有一外道，年百二十，名须跋陀罗，聪明多智，诵四毘陀经，一切书论无不通达，为一切人之所宗敬。其闻如来在娑罗林双树之间将般涅盘，心自思惟：「我诸书论，说佛出世极为难遇，如优昙钵花时一现耳。其今在于娑罗林中，我有所疑，试往请问，瞿昙若能决我疑者，便是实得一切种智。」作此念已，往到佛所，在于林外，逢见阿难，即语之言：

「我书论中说佛兴世极难值遇，亿千万劫时时乃出，如优昙钵华不可数覩，在世教化，我初不见，今闻在此娑罗林中当般涅盘，我有所疑，欲往请问。汝可为我白世尊言，道我今者欲希相见。」

尔时，阿难闻其此语，心自思惟：「世尊今者四大不和，接对来久，已自增恶。若复与此外道相见，必有言论，容致损剧。」即答之言：「世尊今者四大不和，寢卧林中极苦身痛，汝今不须见如来也，莫临世尊般涅盘时而作障碍。」须跋陀罗如是三请，阿难亦复如是三答。

尔时，世尊以净天耳，闻须跋陀罗请阿难声，又观其根，是可度时，即以梵音告阿难言：「汝莫于我最后弟子独作留碍，听须跋陀罗前来，我欲见之。此人质直聪慧易悟，所以求进欲决疑难，非为故来论胜负也。」于是阿难即承佛教，语须跋陀罗：「世尊今已勅听汝前。」须跋陀罗闻佛许前，欢喜踊跃，不能自胜，而心念言：「沙门瞿昙，决定是得一切种智。」即前佛所，互相问讯坐于一面，而白佛言：「瞿昙，欲有所问，唯愿听许。」佛言：「善哉！善哉！须跋陀罗，恣汝所问。」

须跋陀罗即问佛言：「今者世间沙门婆罗门外道六师、富兰那迦叶、末伽利拘赊梨子，删闍夜毘罗视子、阿耆多翅舍钦婆罗、迦罗鸠駄迦旃延、尼犍陀若提子等，各各自说，是一切智，以余学者，名为邪见。言其所行，是解脱道，说他行者，是生死因。互相是非，云何而得知其虚实？何师应得沙门之称？何师定是解脱之因？」

尔时，如来即答之曰：「善哉！善哉！须跋陀罗，乃能问我如此之义。谛听谛听，吾为汝说。须跋陀罗！诸法之中若不见有八圣道法，当知无有一沙门名，二及三四，亦复不有；既无沙门，亦无解脱；解脱既无，非一切种智。须跋陀罗！若诸法中，有八圣道法，当知必有四沙门名；有沙门名，则有解脱；既有解脱，是一切种智。须跋陀罗！唯我法中，有八圣道，有四沙门名，是解脱道，是一切种智。彼诸外道，富兰那迦叶等，其说法中，无八圣道，无沙门名，非是解脱及一切种智。若言有者，当知必是虚诞之说。须跋

陀罗！一切众生，闻我所说，信受思惟，当知其人必不空闻要得解脱。须跋陀罗！我在王宫未出家时，一切世间皆为六师之所迷醉，初未见有沙门之实。须跋陀罗！我年二十有九，出家学道，三十有六，于菩提树下，思八圣道究竟源底，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得一切种智。即往波罗捺国鹿野苑中仙人住处，为阿若憍陈如等五人，转四谛法轮，其得道迹。尔时始有沙门之称，出于世间福利众生。须跋陀罗！当知我法能得解脱，如来实是一切种智。」

尔时，须跋陀罗，既闻如来说八圣道，心生欢喜，举身毛竖，渴仰欲闻八圣道义，而白佛言：「唯愿世尊！为我分别八圣道义。」于是世尊即便为其分别广说。须跋陀罗既闻佛说八圣道义，心意开朗，豁然大悟，于诸法中远尘离垢得法眼净，即白佛言：「我今欲于佛法出家。」于是世尊即便唤之：「善来！比丘！」须发自落，袈裟着身，即成沙门。世尊又为广说四谛，即获漏尽，成阿罗汉。

尔时，世尊告阿难言：「汝今当知，我于道场，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最初说法，度阿若憍陈如等五人。今日在于娑罗林中，临般涅槃，最后说法，度须跋陀罗。诸天及人，无复更应闻我说法而得度者；若有善根应得解脱，当来皆是我之弟子，展转相教。阿难！须跋陀罗虽是外道，而其善根，应成熟时，唯有如来，能分别知。我般涅槃后，若有外道，欲于我法求出家者，汝等不应便听许之。先令四月诵习经典，观其意性为虚为实，若见其行质直柔软，于我法中实有深乐，然后方可听其出家。阿难！所以然者，汝等小智，不能分别众生之根，是故令汝先观之耳。」

尔时，须跋陀罗而白佛言：「我于向者，欲求出家。世尊若令先于佛法四十年中赞诵经典，然后听我而出家者，我亦能尔！岂况四月？」尔时，世尊即告之言：「如是，如是！须跋陀罗！我观汝意，于我法中殷懃渴仰，今作此言，非为虚设。」尔时，须跋陀罗前白佛言：「我今不忍见天人尊入般涅槃，我于今日，欲先世尊入般涅槃。」佛言：「善哉。」时，须跋陀罗，即于佛前，入火界三昧而般涅槃。

尔时，如来告阿难言：「汝勿见我入般涅槃，便谓正法于此永绝。何以故？我昔为诸比丘，制戒波罗提木叉，及余所说种种妙法，此即便是汝等大师。如我在世，无有异也。阿难！我般涅槃后，诸比丘等，各依次第，大小相敬，不得呼姓，皆唤名字。互相伺察，无令众中有犯大戒，不应[门@视]求觅

他细过。车匿比丘，应与重罚。」阿难问佛：「与何重罚？」佛言：「阿难！与重罚者，一切比丘勿与共语。」于是阿难，如教奉行。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汝等今者若有疑难，恣意请问，莫我灭后生悔恨言：『如来近在娑罗林中，我于尔时，不往咨决，致令今日情有所滞。』我今虽复身体有疾，犹堪为汝等解释疑惑。若欲于我般涅槃后奉持正法利益天人，今宜速来决所疑也。」世尊乃至如是三告，诸比丘等默然无有求决疑者。尔时，阿难即白佛言：「奇哉世尊！如是三诲，而此众中无有疑者。」佛言：「如是，如是。阿难！今此众中，五百比丘，未得道者，我般涅槃后，未来世中，当得尽漏。汝亦当在此中数也。」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汝等若见我身、口、意脱相犯触，汝当语我。」时诸比丘闻佛此语，流泪懊恼而白佛言：「如来岂当有身口意微细过耶？」

于是如来即便说偈：

「诸行无常，      是生灭法，  
生灭灭已，      寂灭为乐。」

尔时，如来说此偈已，告诸比丘：「汝等当知，一切诸行，皆悉无常。我今虽是金刚之体，亦复不免无常所迁。生死之中极为可畏，汝等宜应勤行精进，速求离此生死火坑。此则是我最后教也。我般涅槃，其时已至。」时诸比丘及余天人，闻佛此诲，悲号涕泣，闷绝躃地。如来即便普告之言：「汝等不应生此悲恼，诸行性相，皆悉如是。」于是如来，即入初禅。出于初禅，入第二禅。出于二禅，入第三禅。出于三禅，入第四禅。出第四禅，入于空处。出于空处，入于识处。出于识处，入无所有处。出无所有处，入于非想非非想处。出于非想非非想处，入灭尽定。

尔时，阿难既见如来湛然不言，身体肢节不复动摇，即便流泪而作是言：「世尊今已入般涅槃。」尔时，阿[少/兔]楼駄语阿难言：「如来实时未般涅槃，所以湛然身不动者，正是入于灭尽定耳。」

尔时，世尊出灭尽定，更还入于非想非非想处，乃至次第入于初禅。复出初禅，入第二禅。出于二禅，入第三禅。出于三禅，入第四禅，即于此地入般涅槃。

尔时，阿[少/兔]楼駄语阿难言：「世尊已于第四禅地入般涅槃。」于是，阿难及四部众，闻阿[少/兔]楼駄作此言已，悲号呜咽，闷绝躃地。其中或有举手拍头捶胸大叫，共相谓言：「世间眼灭，一何速哉！一切众生，从今已去，谁为导者？人天方减，恶道日增。」

时，虚空中天龙八部，涕泣滂沱犹如骤雨，互相谓言：「我等从今谁为归依？犹若婴儿失于慈母。三恶道径日就开阔，解脱之门方巨重关。一切众生，沈沦苦海。亦如病人远于良医，又似盲者失所牵导。我等既去无上法王，烦恼之贼日见侵逼。」唱此言已，闷绝懊恼不能自禁。

时，鸠尸那城诸力士众，皆悉勇健，犹如香象。既见如来入般涅槃，神情憔悴，如病新起。

当于尔时大地震动天鼓自鸣，四大海水波浪翻倒，须弥山王自然倾摇，狂风奋发，林木摧折箫索枯悴，骇异于常。

尔时，大梵天王即说偈言：

「过去与未来，	及以今现在，
无有诸众生，	不归无常者。
如来天人尊，	金刚身坚固，
犹不免无常，	而况于余人。
一切诸众生，	爱惜保其身，
熏余以香华，	不知当毁灭。
如来金色身，	相好以庄严，
会亦当弃舍，	应入般涅槃。
永断诸烦恼，	成一切种智，
犹尚不得免，	况余结累者。」

尔时，天帝释即说偈言：

「一切诸行性，	实是生灭法，
两足最胜尊，	亦复归于尽。
三毒炽然火，	恒烧诸众生，
无有大悲云，	谁能雨令灭？」

尔时，阿[少/兔]楼駄，即说偈言：

「如来于今日，  
心意会诸法，  
恬然绝思虑，  
如灯尽光灭，  
诸根不摇动，  
而弃于此身。  
亦复无诸受，  
如来灭亦然。」

尔时，阿难即说偈言：

「大地忽震动，  
海水波翻倒，  
天人心悲痛，  
皆悉大恐怖，  
由佛般涅槃，  
狂风四激起，  
须弥宝山摇。  
泣泪犹如雨，  
如被非人执。  
故有如此事。」

尔时，众中有未得道比丘、人天，既见如来已般涅槃，心生懊恼，宛转于地。已得道者，深叹世间无常之苦，悲号啼泣不能自胜。是时，阿[少/兔]楼駄语诸比丘及以天人：「汝等不应生大忧恼，如来前已为汝等说，诸行性相法皆如是。云何犹故而悲泣耶？」

尔时，阿难即便普语四远来众：「如来今已入般涅槃。」尔时，众人闻阿难言，悲号啼泣闷绝懊恼，而以微声语阿难言：「今此人众极为阨塞，三十二喻阎那，皆悉充满。唯愿尊者，各令我等次第得前亲见如来，最后瞻仰礼拜供养。如来出世难可值遇，如优昙钵华时时乃现，今者亲在此般涅槃，愿必哀愍，令我得见。」

尔时，阿难闻众人言，心自思惟：「如来出世，极为难值，最后供养亦复甚难，我今当令谁在于先供养佛者？今者宜使诸比丘尼及优婆夷，得在前来供养佛身。所以然者？斯等女弱，昔来之时，不必得到如来之所，以是因缘故宜在先。」作此念已，即便普唱：「诸比丘尼及优婆夷，皆听前于如来身所。」诸比丘尼及与无量优婆夷等，俱到佛所。既见如来已般涅槃，啼泣懊恼，围绕礼拜，种种供养。

尔时，有一贫穷优婆夷，年一百岁。见诸婆罗门，并及刹利长者居士、力士、妻女、长幼、大小，以妙香华种种供养，自伤贫乏独绝此愿，心自思惟：「如来出世极为难值，最后供养复为甚难，而今穷罄无以自表。」作此念已，倍增悲恻，临佛足上心大懊恼，涕泣流连污如来足：「愿我将来所生之处，常得见佛。」诸比丘尼及优婆夷，供养毕已，即还本处。

尔时，阿难又复普告诸余人言：「诸比丘尼及优婆夷，供养已毕，汝等可前次第供养。」时，诸人众以次而来，到佛身所，既见如来已般涅槃，号泣宛转心大悲恼，以诸供具而用供养。尔时，诸力士众皆悉集聚，共相谓言：

「我等今者，云何阁维如来之身？世尊临欲般涅槃时，应有遗勅。」即便共往，问阿难言：「我等今者欲共阁维如来之身，其法云何？世尊临可般涅槃时，当有遗旨，唯愿见告。」尔时，阿难语力士言：「如来遗勅阁维之法，令与转轮圣王等无有异。」阿难即便具说佛向所勅之事。

诸力士等闻阿难言，皆共严办阁维之具。先造宝舆雕镂庄丽，以如来身置宝舆上，烧香散华。作众伎乐，歌颂赞叹。于音乐中，而说苦空无常无我不净之法。时，诸力士白阿难言：「如来今者既般涅槃，最后供养极为难遇，我等请留如来之身，七日七夜恣意供养，令诸天入长夜获安。」阿难即便以力士言问阿[少/兔]楼駄，阿[少/兔]楼駄答阿难言：「善哉！随意。」阿难尔时告诸力士：「听留佛身七日七夜恣意供养。」

时，诸力士闻阿难言，心大悲庆，即于林中种种供养，满七日已。时，诸力士以新净绵及以细[迭\*毛]缠如来身，然后内以金棺之中，其金棺内散以牛头、栴檀、香屑及诸妙华，即以金棺内银棺中，又以银棺内铜棺中，又以铜棺内铁棺中，又以铁棺置宝舆上，作诸伎乐歌呗赞叹。诸天于空，散曼陀罗花、摩诃曼陀罗花、曼殊沙花、摩诃曼殊沙花，并作天乐，种种供养，然后次第下诸棺盖。时，力士等共相谓言：「七日之期今者已满，我等宜应舁如来棺，周匝绕城，令诸人民恣意供养，然后往于城南阁维。」作此言已，即便共舁如来之棺，尽其身力而不能起，各共惊怪不知何故？而以问于阿[少/兔]楼駄：「我等诸人欲舁佛棺，周匝绕城。还趣南门供养阁维，尽竭身力而不能举，不知此是何等事相？唯愿尊者为我说之。」

时，阿[少/兔]楼駄语众人言：「所以然者，虚空诸天欲令佛棺周匝绕城。从北门入住于城中，听诸天人种种供养。然后应从东门而出，往于宝冠支提之所，而阁维之。」彼诸力士闻此语已，共相谓言：「诸天意尔，宜应顺从。」即舁佛棺，绕城一匝，从北门入，住城之中，听诸天人恣意供养，作妙伎乐，烧香散华，歌呗赞叹。诸天于空，雨曼陀罗花、摩诃曼陀罗华、曼殊沙花、摩诃曼殊沙花，并作天乐，种种供养。供养讫已，即便从城东门而出，往于宝冠支提之所。既到彼处，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天龙八部感结悲哽不能自胜，而便聚积牛头栴檀及诸杂香。又于[廿/积]上，敷舒

繒[迭\*毛]，施大宝帐以覆其上，**昇**举宝棺，绕彼香[卅/积]周回七匝，烧香散花，作众伎乐，而以宝棺置香[卅/积]上，取妙香油周浇洒之。

时，四部众并诸天，恋慕懊懣不能自胜，即便以火从下烧之。火不肯然乃至再三，亦复不然。时，诸人众不知所以，即以此事问阿[少/兔]楼駄：「三烧香[卅/积]，何故不然？」阿[少/兔]楼駄言：「所以然者，尊者摩诃迦叶在铎叉那耆利国，闻于如来欲般涅槃，与五百比丘从彼国来，欲见世尊。是以如来不令火然。」尔时，大众闻此语已，深叹奇特。

尔时，摩诃迦叶在铎叉那耆利国，遥闻如来在鸠尸那城，欲般涅槃，心大悲恋，与五百比丘缘路而来。去城不远，身患疲极在于路边，与诸比丘坐于树下。见一外道，手执曼陀罗华，迦叶问言：「汝从何来？」答言：「我从鸠尸那城来。」迦叶又问：「汝知我师应正遍知不？」其即答言：「识。汝大师在鸠尸那城娑罗林中双树之间，已般涅槃，得今七日。实时正在宝冠支提，将欲阁维，天人充满，互竞供养故，我于彼得此天华。」尔时，迦叶闻此言已，悲号哽咽，诸比丘众闷绝躃地，而以微声共相谓言：「呜呼！苦哉！世间眼灭。」于是迦叶而安慰之：「汝等不应作此苦懣，诸行性相皆悉如是。如来天尊犹尚不免，况复余人而得脱耶？宜应精进求离世苦，今可速起前于宝冠支提之所礼拜瞻仰。」尔时，众中有余比丘，晚暮出家愚痴无智，共相谓言：「佛在世时，禁呵我等，不得纵意。既般涅槃，何其快哉！」

是时，迦叶与诸比丘，进鸠尸那城，到于宝冠支提之所，见如来棺，在香[卅/积]上，悲泣流泪围绕七匝，而登香[卅/积]。至宝棺所，在于足处号咷呜咽，头面作礼。尔时，如来于宝棺内，而出双足，迦叶见此，倍增悲惊。时，诸天人既覩奇特希有之事，莫不嗟叹，深生苦恋。尔时，迦叶见佛足上而有点污，即便回顾，问阿难言：「如来足上何缘有此？」阿难答言：「如来初可般涅槃时，四众充满，我时思惟：『若令大众同时进者，女人羸弱，不必得前。』即便先听诸比丘尼及优婆夷到如来所礼拜供养。尔时，有一贫穷优婆夷，年一百岁。见诸婆罗门，及以刹利长者居士，力士妻女，长幼大小，以妙香华种种供养，自伤贫乏无以表心，作此念已，倍增悲恻，临佛足上，心大懊懣，涕泣流连，污如来足。」尔时，迦叶既闻此语，心怀惆怅，怪责阿难曾不呵止致此点污，即以香华，供养佛棺，礼拜赞叹。皆悉毕已，于是双足自然还入，迦叶即便还下于地。以佛力故香[卅/积]自然，四面火起，经历七日，宝棺融尽。于时诸天，雨火令灭，诸力士众收取舍利。以千张[迭\*毛]

缠佛身者，最里一张及外一重，如本不然，犹裹舍利。当尔之时，虚空诸天雨众妙华，并作伎乐，歌呗赞叹，供养舍利。时，诸来众及以力士，皆悉各设种种供养。诸力士众，即以金罍收取舍利，置宝舆上，烧香散华，作众伎乐，还归入城。起大高楼而以舍利置于楼上，即严四兵，防卫守护。唯听比丘及比丘尼，得入礼拜，种种供养。其余国王及婆罗门，长者居士，一切人民，皆不听前。

尔时，韦提希子阿阇世王，闻彼力士收佛舍利，置高楼上，而严四兵防卫守护，心大悲恼，又复忿怒诸力士辈，即便遣信，语力士言：「世尊在世，亦是我师。般涅槃时，恨不临见，我之族姓，及与世尊，皆是刹利，汝今云何，独收舍利，置高楼上，而严四兵防卫守护，不分余人？汝便可以一分与我，我欲于国起妙兜婆，兴诸供养。若能见许，永通国好；不见许者，兴兵伐汝。」余七国王及毗耶离、诸离车等，遣使之法，皆亦如是。时，婆罗门、长者、居士亦各遣信，白力士言：「世尊亦是我等之师，愿能哀愍，赐舍利分。」

时，诸国使到力士所，具宣王意，力士闻已，深怀不平，答诸使言：「佛来我国而般涅槃，舍利自然应属我等。欲于国界兴造兜婆庄严供养，此不可得。若兜婆成，恣汝等意，快共来此供养礼拜，若欲兴兵，而见向者，此国军众，亦足相拟。」时，彼诸使各归本国，人人向王说如此事。诸王闻已，益怀瞋忿，各严四兵而往攻伐。时，诸力士亦严战具，以拟来敌。

鳩尸那城中，有一婆罗门，名徒卢那，聪明多智，深信三宝。心自思惟：「彼八国王及诸离车，身力壮健，军众精锐。又且力士勇猛难当，若交战者必无两全。」而即便语诸力士言：「汝等虽复勇锐果敢，彼八国王，齐力同心，人众云集，军阵猛盛，若战鬪者，理无两全，锋刃既交，必有伤害。如来在世，教人行慈，而于今日，忽相杀戮，汝等不应恡惜舍利，宜分诸国及离车等，各于其界，造立兜婆。称于世尊往昔之训，又使汝等普获福利。」诸力士众，闻此语已，心意解悟，即答之言：「汝之所说，实得于理，听如汝言。」

彼婆罗门，见力士众皆悉解甲，即便出城，语诸王言：「汝今为法何故兴兵？」诸王答言：「我为法故，远求舍利，而见拒逆，不肯分与，是以今者兴兵共来。」时，婆罗门复语王言：「我已相为和诸力士，皆悉与汝舍利之



分，可取宝瓶，为汝分之。」八王欢喜，奉授金瓶。彼婆罗门，受诸金瓶，持以还归，于高楼上而分舍利，以与八王。

于时，八王既得舍利，踊跃顶戴，还于本国各起兜婆。彼婆罗门从诸力士，乞分舍利瓶，自起兜婆。诸力士等取其一分，于阁维处，合余灰炭而起兜婆；如是凡起十处兜婆。

如来从始欲般涅槃，及般涅槃后至于阁维，起诸兜婆，其事如是。其后迦叶共于阿难及诸比丘，于王舍城，结集三藏。

## 大般涅槃经卷下

---

【经文信息】大正藏第 01 册 No. 0007 大般涅槃经

【版本记录】CBETA 电子佛典 Rev. 1.13 (Big5)，完成日期：2010/02/26

【编辑说明】本数据库由中华电子佛典协会（CBETA）依大正藏所编辑

【原始数据】萧镇国大德提供，张文明大德提供，北美某大德提供，法雨道场提供新式标点

【其他事项】本数据库可自由免费流通，详细内容请参阅【[中华电子佛典协会数据库版权宣告](#)】

---